

新博物馆学视角下邯郸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宋娇, 马元元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明发展的见证者,对探寻工业历史文化和促进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引起国内外社会的普遍关注。新博物馆学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重在传统博物馆学的反思,其宗旨与工业遗产保护理念存在较多一致性,可以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厚重的邯郸工业历史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工业遗产,邯郸当地在积极探索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式方法时,取得了颇多成效也存在些许问题,新博物馆学可为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新博物馆学;邯郸;工业遗产;社区参与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6.02.010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6)02-0086-06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一座城市工业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是城市居民形成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20世纪下半叶,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西方国家,在面对城市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时,愈加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自2006年我国《无锡建议》颁布以来,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不同学者从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角度研究工业遗产保护,已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新博物馆学作为“一种对旧博物馆学、博物馆内部与外部专业普遍而广泛的不满的陈述”^[1]的学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一方面聚焦于新博物馆学理论的继续研究与探索,另一方面热衷于将新博物馆学理论应用到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建设之中。而将新博物馆学与工业遗产保护结合的研究则较少,尤其具体到某一地域工业遗产保护的应用案例更是凤毛麟角。但经过分析发现,新博物馆学与工业遗产保护在遗产的整体性、原真性、动态性和社区参与保护方面存在一致性,可以作为一种工业遗产保护的全新视角和有效理论指导。邯郸地区工业遗产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目前,其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工业遗产原真性遭到破坏、开发利用潜力挖掘不足、群众参与度低和非遗部分受忽略等问题,因此,本文以邯郸地区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新博物

馆学理论从工业遗产保护的原真性与整体性、参与保护主体的多样性和教育的深化等方面探讨邯郸地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如此不仅可以丰富邯郸地区工业文化底蕴,而且可以为其他同类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实践经验。

一、新博物馆学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理念的一致性

新博物馆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工业社会、工业遗产保护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初,欧美国家陆续开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之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97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召开以“博物馆与社会关系”为主题的年会,强调博物馆要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宣布“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诞生。该组织针对棘手的生态问题提出,文化遗产保护要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要走进社区,走进大众,让大众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因此,可以说新博物馆学是“国际博物馆界努力将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向社区、向文化原生地推进的理论和实践成果”^[2]。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则是对这种方法的积极践行者,他将环境保护的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中,在法国东部克勒索和蒙特索工业区建立了一座人与工业博物馆——克勒索蒙特索生态博物馆。这种新型博物馆的出现不仅是工业文明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也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的融合。所

[投稿日期]2025-03-0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HBSKFZ25QN246)

[作者简介]宋娇(1990—),女,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以,新博物馆学虽然诞生于工业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中,但其却很好地结合工业遗产进行实践,原因之一在于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理念的一致性。

(一) 原真性与动态性理念的一致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工业遗产的利用,应与城市转型发展相结合,注重生态保护、整体保护、周边保护,与自然人文和谐共生。”显然,该规定强调在保护工业遗产时,除了要注重与城市转型发展相结合,还要注重自然与人文、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与物的结合。这恰与新博物馆学在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时所提倡的原真性、动态性、整体性和人的参与性等原则不谋而合。

新博物馆学理论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学,在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动态性保护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对于文化遗产的表达方式传统博物馆学通常先选定具体的场所,然后以细致的叙事方式,将历史重现在固定的时间内,这里的历史是由策展者挑选的象征物组成。因此,策展者的立场和展览路线会影响这段重构历史的全貌。简言之,传统博物馆学之下的历史存在被构建和塑造的成分,而新博物馆学并非如此。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遗产是与记忆、认同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记忆是在有机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且独立于权威话语体系之下的鲜活回忆。”^[3]新博物馆学作为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物,提倡在一种有机的、传统的记忆空间中去保护遗产。记忆空间的有机性体现在空间内容的多元性,“既包含了物质性的实物、生态环境等,又包含了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人地关系等非物质性的存在,同时还包括了异文化社群对社区中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评价等。”^[4]记忆空间的有机性还强调将文化遗产置于其原生地进行保护和传承,不仅可以使文化遗产“鲜活”地生长在其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可以突出文化遗产所在地域的文化与生态特色。记忆空间的传统性一方面包含空间上的原生性,另一方面包含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原生性是指将文化遗产置于其原生地进行保护和传承,从而维护文化遗产及其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从而更好地诠释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生态和文化特色。时间上的连续性是指努力突破将文化遗产凝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展示、研究和保护的局限,而是将其努力建设为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桥梁。因此,在这种有机的、传统的空间中,注重将现存的事物重置于多元的维度之中,而非固定在单

一的环境之中,注重将现存的事物架置在一个完整的时间轴上被理解,而非固定在特定的时间段中,进一步使传统集体记忆逐渐被唤醒,而非现代即刻被构建。进而体现出这种有机的、传统的记忆空间对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动态性的强调。

(二) 整体性理念的一致

相较而言,传统博物馆学注重的是局部、析解和方法,而新博物馆学注重的是整体、联系和目的。其中新博物馆学所提倡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二是文化生态中各要素的整体性。

20世纪中期发端于美国的环境主义思潮为新博物馆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服务机构,博物馆界深受该思潮影响。1971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了《博物馆与环境》手册,呼吁各类博物馆加强自我及他人的环境教育。197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召开国际会议,主题定为“博物馆与环境”,该会认为保护环境已经迫在眉睫,人类别无选择。这些行为表明“博物馆事业正寻求更新,作为社会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让全世界的遗产来为全世界服务,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不断地寻找未来、寻找用以掌握未来的各种文化和物质手段的整个人类服务”^[5]。因此,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单纯地保护工业遗产自身,还应保护其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

新博物馆学强调,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各文化要素之间也应紧密联系。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既要注重厂房建筑和机械等物质层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意工艺、制度和工业精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从时间维度上看,保护和传承工业遗产,一方面要重视工业遗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要保证未来对过去和现在的延续性。分析工业遗产的过去有利于理解现存工业遗产的生成机制与内涵逻辑,重视工业遗产的将来是对现存工业遗产的传承与尊重。

(三) 以人为本理念的一致

《魁北克宣言》强调,博物馆是“促进社群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民主机制,其基础是社群主义,其关怀的重点是人和社区的需求”^[6]。新博物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观念,社区中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博物馆就奉献什么,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以人为本’”^[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博物馆的

角色和使命被重新定位。从传统的收藏、保护、研究、展陈文物开始向关注人和社区需求转变,新博物馆学强调关注社区日常生活,保护社区集体记忆和多元文化,这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工业发展的痕迹,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是当地居民实现社会认同和情感归属的重要基础。因此,保护工业遗产不仅有利于当地居民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认可,还有利于使特定城市精神得以延续与传承,从而促进当地居民心理和情感的稳定性,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新博物馆学与工业遗产的保护理念具有一致性,因此将新博物馆学引入工业遗产的保护中是可行且必要的。新博物馆学应用于工业遗产保护,形象地说就好比基因移植,将新博物馆学的基因片段移植到工业遗产保护的DNA中,使新博物馆学成为工业遗产保护的有机成分,从而影响工业遗产保护行为的状态。

二、邯郸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现状

邯郸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和近现代工业遗产丰厚的城市,也逐渐加入到工业遗产保护浪潮中。无论在工业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制定、组织协调与认定申报,还是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式探索方面都可圈可点。

首先,制定专项条例和规划纲要。2019年制定的《邯郸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明确各主体责任,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法律依据。之后,编制《邯郸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21—2025)》,对全市工业遗存进行摸底调查,确定具有较高价值的工业遗产,为保护和利用工作提供指导。

其次,积极组织协调与认定申报。建立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联席会议制度,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多部门参与、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市级工业遗产认定工作,通过企业自愿报名、县市、区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评选出邯郸棉三纺织工业遗址等一批市级工业遗产,并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申报省级工业遗产类项目,如磁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兵工厂博物馆已入选河北省“大思政课”工业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同时持续推荐市内优秀工业遗存申报省级工业遗产。

最后,积极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式。例如,将丛台酒旧址原有建筑和设施建设和改造成丛台酒旧址博物馆,从而展示企业历史文化、生产工艺

等,传承工业文明。同时,邯郸在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工业旅游项目,打造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结合的线路。例如,邯钢公司部分遗址正逐渐开发成工业旅游景点,让游客感受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再如,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功能,邯郸还注重工业遗产的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例如,磁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兵工厂旧址已成为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以上内容表明,邯郸在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方面已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开展工作,也已取得较多社会成效。但是,在此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最终推动工业遗产得到更好地保护与利用。

首先,工业遗产原真性遭到破坏。邯郸大量工业是依托本地的资源发展,近些年来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大量工厂倒闭关停。还有部分工厂为了适应城市转型和产业发展,需要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从而使得传统工业场所不再使用。为了能够将各类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各方不断开拓思路,丰富活化利用形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受到了破坏。例如,邯郸棉三纺织工业遗址的改造项目,更多强调的是建筑空间的再利用,各种商铺占据着原棉三厂的“浆纱”厂房、员工宿舍、员工食堂和锅炉房等,完全忽略了建筑的原真性保护。经过改造后的棉三纺织工业遗址,已失去工业遗产原真性讲求的“修旧如旧”,而是尽显现代繁华,完全成为市民休闲娱乐饮食的场所。工业文化传承的功能逐渐降低,同时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原棉三厂的居民区也在不断拓展和更新换代,导致原始记忆不断流失,身份认同感逐渐降低。因此,工业遗产保护中要处理好开发利用与原真性之间的矛盾。

其次,群众参与度低。从新博物馆学理论来看,群众是文化遗产的主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注重当地群众的参与。笔者在邯郸各个城区随机抽取100名市民进行参访咨询,从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一是邯郸市民对本市工业遗产的相关情况,完全了解的占5%,基本了解的占15%,不太了解的占70%,完全不了解的占10%,可见大多数邯郸市民对本地工业遗产处于不太了解的状态。二是年龄差异也会影响对工业遗产的认知度,如不太了解邯郸工业遗产的群体中,18—35岁的占80%,完全了解邯郸工业遗产的群体大多为老年人。三是不同城区的民众对工业遗产的了解也存在差异,如丛台区和复兴区居民对工业遗产的认知了解远超其他城区的人。总之,调查数据结果反映出群众对邯郸地区的

工业历史缺乏了解与认知,同时对工业遗产的保护缺乏自觉,群众认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政府和专家的事情,和他们没有联系。这种现状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一种警示,群众的低参与度将会影响工业遗产活力的焕发。

再次,开发利用潜力挖掘不足。其主要表现之一为开发利用模式单一。例如,邯郸棉三纺织工业遗址和邯钢旧址的改造皆采用旅游驿站的模式,本打算打造文化、旅游和商业休闲一体的遗产保护模式,但更多地陷入旅游和商业休闲之中,忽略了对文化底蕴的挖掘。开发利用潜力挖掘不足还体现在对市场开发不足方面。例如,通二矿工业遗址,虽然已经被评选为省级工业遗址保护单位,工业遗产的原真性保护程度较高,但是在市场开发方面存在欠缺,许多邯郸本地人都不知晓通二矿遗址,更不用说将其与旅游和教育融合。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忽略。工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物质性工业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性工业遗产。邯郸重要的工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磁州窑烧制技艺、丛台酒酿造工艺、土纺土织工业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更新换代,许多工业遗产中的非遗部分面临被遗忘的风险,即使目前还存在相关传承人,但年龄也已过大,后继无人。尤其,当今社会节奏快,年轻人很难将有限的精力放到一个需要长时间磨炼的技术上,且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效益低下成为阻碍部分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工业遗产中的非物质部分也要加强重视与保护。

三、邯郸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博物馆学策略

近代以来,邯郸开办数百家工厂。经过岁月流转,存留至今的工业遗产是邯郸劳动人民智慧结晶和工业精神的体现,是邯郸人民身份认同和共同成长记忆的文化源泉。而新博物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这与工业遗产的本质特征不谋而合,因此,新博物馆学可以为邯郸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新方向和新思路。

(一) 工业遗产原真性与整体性保护

原真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定世界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目前,很多人认为原真性就是保持物质形态的“原状”,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实际上“‘原真性’高于‘原状’”,它包含了形式与内在两方面,只有形式与内在同时真实,‘原

真性’才有可能存在其中”^[8]。这就要求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时,不仅要重视对工业遗产建筑的表面维护,更需要重视文化遗产存在的精神品格和文化遗产。邯郸的工业文化遗产大多为煤炭、钢铁和矿产的工厂旧址,这些建筑占地面积大,如果对其进行原封不动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本地的社会发展。对它们的保护可以采用照片、视频和微缩模型的方式,将旧厂房和旧设备缩小复原。非保持“原状”对于唤起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集体记忆的唤醒又有益于社区文化认同的建构。因此,非保持“原状”的工业遗产保护,在保证原真性的前提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见,“在保证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合理的功能置换,恰当地再利用实现对工业遗产的有效保护”^[9]。

在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方面,不仅要注意这些工业遗产中的物质遗产,还需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来看,邯郸更加重视对物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非物质工业遗产较为忽视,这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一种欠缺,不利于工业遗产完整反映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需要保护建筑本体,还需要保护工艺流程和关键部分,必须采取结构性和整体性保护,才能保护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10]。

(二) 充分发挥三方主体的合力作用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规定:“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必须是遗产专家、遗产地负责机构和相关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有意义合作的结果。”^[11]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高效开展需要三方主体的相互协作,分别为专家学者的引导、政府的主导和社区居民的参与。首先,专家学者需要对工业遗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业遗产的发展历史、工业遗产现状与特征,其所在城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居民特点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需要研究,从而为开展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政府作为主导者,主要工作是规划审批、资金筹措与政策保障等,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外在保障。同时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应注意,工业遗产“应作为一个细胞嵌入到城镇功能中,而不是单一的一两栋建筑融入城镇发展”^[12],从而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完美融合。最后,不容忽视的则是社区居民的参与。“新博物馆建设的核心和难点在于社区的认同与参与,必须实现博物馆的基因与社区文化、生活

的成功对接,直至渗透到社区日常生活中,从而充分实现其功能。”^[13]离开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就好比空中楼阁,毫无根基。同时,传统社区的魅力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与高生命力,即人文活动的强度^[14]。因此,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能够提高保护工作的实效性,还能促进工业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加强社区参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需强调一点,“工业遗产的保护,只有让社区民众真正受益并了解其意义,才会自觉参与进来”^[15]。许多居民不知晓或者不愿意主动参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原因之一在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没有解决群众的实际需求,或者没有创造可持续的经济价值。因此,后期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要对民众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供切实的帮助。比如,在邯钢旧厂址开发起来的钢花风情街,预计三期建设工作完后能每年解决400人的就业问题。这样自然会增加社区居民对工业遗产的热情,从而扩大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

(三) 加强工业遗产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加强工业遗产的教育功能,目的之一在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6]。这恰与新博物馆学的教育理念一致,新博物馆学不仅强调终身教育,而且“主张从学习中增长智慧,即不仅让观众获取知识,还要使他们学会运用知识、创造知识,培养人们的创新能力”^[7]。

邯郸拥有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这些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发展记忆的映射,而且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立体百科全书,因此,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内涵。面对数量庞大的遗产及教育资源,政府与专家应该展开调查和研究,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工业文化遗产,结合当地实际保护和利用标准,建立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知识教育体系,并通过多种新技术、新方法,将其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从而加强对工业遗产的教育与传播的广度。除此以外,让大众学习到工业遗产的知识并不是新博物馆学教育的终点,而是让他们能够利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知识,从而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达到“自觉”利用工业遗产的目的,达到工业遗产教育深度不断加强的效果,最终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真正融入社会、社区与大众。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经济价值,因此,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博物馆学作为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产物,更加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同时新博物馆学与工业遗产保护在遗产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动态性和以人为本方面存在理念的一致性。因此,利用新博物馆学探索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社会基础。邯郸作为河北省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其工业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这为近现代邯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近现代国家工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社会城市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邯郸出现了丰富且多样化的工业遗产。面对如此工业遗产,邯郸无论在工业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制定、组织协调与认定申报,还是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式方面都作出了积极探索,效果显著,但也存在些许问题。在原真性保护方面,部分工业建筑,如邯郸棉三纺织工业遗址,其部分建筑在改造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导致历史风貌受损;在群众参与度方面,邯郸不同区域内、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邯郸工业遗产的认知度虽然不同,但整体认知度偏低,从而导致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更新换代,工业遗产中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忽视。面对上述问题,新博物馆学恰可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首先,强调工业遗产的原真性与整体性保护;再者,构建专家、政府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协同保护机制。最后,充分发挥工业遗产的教育功能。将邯郸的工业遗产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可以丰富社会教育的资源与手段,而且可以加强邯郸工业遗产的保护。从新博物馆学角度保护和利用邯郸工业遗产的路径与方法,对于推广到河北省其他城市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唐山的钢铁工业遗产和石家庄的纺织工业遗产,在保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邯郸工业遗产具有较多相似性。因此,新博物馆学中的原真性保护、动态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以人为本理念同样可以为河北省其他城市的工业遗产保护提供方法指导和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 [1] VERGO P. The new museology [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3.
- [2] 苏东海. 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M]. 北京:文

- 物出版社,2010:10.
- [3] 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等.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 [4] 宋向光. 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0.
- [5] 戴瓦兰. 生态博物馆”一词及其它[J]. 中国博物馆,1986(4):76-77.
- [6] 于鸣放. 魁北克宣言[J]. 中国博物馆,1995(2):5.
- [7] 甄朔南. 什么是新博物馆学[J]. 中国博物馆,2001(1):25-28.
- [8] 竺剡瑶. 对于“原真性”、“原状”与“价值”的再思考[J]. 建筑与文化,2011(3):104-105.
- [9] 刘巍. 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初探——以北京焦化厂、首钢工业区、石家庄东北工业区为例[C]//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2014(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论文集—S15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4:8-15.
- [10] 刘伯英. 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J]. 新建筑,2012(2):4-9.
- [11] 王璐,刘克成. 中国考古遗址公园中遗址展示的问题与原则[J]. 建筑学报,2016(10):10-13.
- [12] 周坚,刘伯英. 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小城镇发展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16,32(3):104-107.
- [13] 孙佳. 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6):45-52.
- [14]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71.
- [15] 韩启轩. 新博物馆理论视角下武汉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0:64.
- [16] 费孝通. 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 文史哲,2003(3):15-16.
- [责任编辑 金 钊]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Handa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useology

SONG Jiao, MA Yuan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As witness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heritage hold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value for exploring industria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promoting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have drawn widespread atten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fluenced by postmodernist thought, new museology emphasiz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museology, and its principles are large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us offering novel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is sense, Handan, with its profound industrial history, boasts a rich and diverse arra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actively exploring ways to protect and utilize these resources, the city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success while also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 Accordingly, new museology can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se endeavors.

Key Words: new museology; Handan City; industrial herit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